

12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35

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五辑

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35辑

編輯：《新会文史资料》编辑部

（郵政編碼：529100 广东新会城大新路）

出版：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封面设计：余其万

印刷：新会学校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出版证：广东省出版物89粤准字第000号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目 录

江会解放前后回忆录(续).....容 辛(1)

赵仕浓先生

支持三江革命斗争的几件事... 曾国棠(15)

会城镇水改概况.....李 立(20)

新会县机关干部业余政治学校一鳞

半爪.....张 法(22)

会城摊贩管委会的始末.....莫国贤(25)

我参加征集图书文物工作的经过... 梁如松(28)

江会解放半年来大事录.....伦海滨辑(32)

解放战争期间

有关统战工作的回忆(续).....曾国棠(39)

新会政协诗坛活动的回忆(续).....容忍之(45)
李朝汉

建国前的私营金饰店.....何国祥(55)

许威林牧师二三事.....李家祥(59)

✓ 新会城街名考.....朝 练

民生路.....(19)

柱石里.....(24)

九曲池.....(31)

城南里.....(63)

江会解放前后回忆录（续）

容 辛

江门的秋夜，尚未觉得凉意，也许情绪有点升温吧。其时，市内的灯光渐弱，而厚记楼上却亮彻通宵。李光中同志以江会区军管会委员的身份（当时对外未公布，内部已于10月上旬由粤中纵队司令部决定了）主持这次会谈。对方到来之前，我们首先研究了“坚忍”部队的情况。据了解，云汉于四十年代参加了“民主同盟”，解放前曾到香港接受“民盟”南方总支部的指示，派他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掌握骨干，待机起义。这个“坚忍”部队，是从粤北师管区撤出后与其他一些武装拼凑起来，改编成“暂编第二纵队”。纵队辖有三个总队（相当三个团），其中一个总队是云汉曾直接掌握的，完全可以指挥控制；再一个总队的领导人是和云汉比较接近和了解，观点也是基本一致的；而对另一个总队的政治态度不大清楚。至于大、中队长（相当营、连长）一级的军官，他们的思想倾向如何，大多数是摸不到底。但有一点是全体官兵所共通的，就是大家的内心都感到彷徨无主，走投无路。形势比人还强，对抗形势的任何企图，都是幻灭的。我们一致认为，云汉是会充分估计到这一点。

“坚忍”部队到达江门后，分别驻在市内及近郊。中山公

园纪念堂、范罗岗一带、濠头乡驻了一个大队，江佛路旁的厚庐驻有特务连和通讯班，司令部驻在三角塘一间大住宅里。官兵总共一千人左右，其中战斗人员约占四分之三，后勤及其他人员为四分之一，也有少数随军家属。武器以步枪居多，少量机枪，没有其他重型武器。根据这个部队的人员素质及装备来看，战斗力是不强的。但是，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影响江门、会城两地的社会秩序，甚至会引起破坏作用。关键问题在于事前做好层级骨干的思想工作。我们研究之后，等待“坚忍”部队的代表云汉等人到来面谈，共同制订具体措施。

22日晚上九时后，“坚忍”代司令云汉、政工室主任阮世纯，由刘锦沛同志带着他俩到了厚记行四楼，他们两人就是“暂编第二纵队”的谈判代表。我方以李光中同志为首席代表，还有容辛、文植虞、李锦波、余镜波。陆其俭同志是常驻江门的交通站站长，站址设在常安路仁仁金铺，他以站长的身份曾参加这次谈判，后因急事，提前离开了。双方代表把前两天分别在江门郊区里村和荷塘乡塔冈村所交换的意见，概括地提了出来，这些意见双方都同意了，就成为谈判的基础，于是进一步研究具体的措施，如何做好全体官兵的思想工作，使连级以上的人员都在起义问题上有了共识，一切行动听指挥。其次是集中时间、地点、起义宣言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等准备工作。云汉首先表示了他诚恳而坚决的起义态度，坦率地谈到他们纵队里的复杂情况，并满有信心地说，经过各级军官讲清了当前形势及唯一的前途出路，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城工小组的同志们把五星红旗的制作、起义宣言的印刷等工作，都及早地准备好了。

最后是研究宣布起义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大家认为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便决定于23日拂晓，集中在江门三角塘的空地上，宣布起义。其时，深夜已过，鸡声破晓。各自匆忙散去，分别于自己急待要干的事情。

李光中同志身体很弱，平时有“病李”之称。熬了一整夜，我担心他支持不住，对他说：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到太阳出山后再研究下一步工作好吗？可是，他精神抖擞，把身子挺一挺，表示毫无病态，微笑道：你别欺负我是病李，再熬一夜也没有问题。现在，我们要马上到棠下去，找交通站送情报。他坐下来，用一张小纸条把“坚忍”起义的情况写了好几行蝇头细字，折叠成小小的纸片。这是在白区隐蔽时惯用的传达情报办法，方便交通员易于收藏，必要时甚至可以放进口里嚼烂吞掉。写完后，他站起身就走，找单车工人去！当时单车载客是通用的交通工具。我们向江佛路口走去，路上稀稀疏疏开始有些行人，好像平常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大事。忽然，三角塘附近响起了几声鞭炮。接着，市内各处炮仗声此起彼落，有些行人惊呆了，莫名其妙。涌出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有几辆插起五星红旗的汽车，在马路上慢慢行进，一边放鞭炮，一边撒传单，行人纷纷抢着看，原来是驻在江门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宣言，多么大的喜讯啊，群众欢腾起来了。这个时候，许多商店门前插起了五星红旗，有些楼顶上也竖起五星红旗，有的人觉得难以想像，为什么一夜之间便能制出这么多五星红旗来？其实，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地方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党组织，通过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发动、团结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热情和积极性，一经发挥起来，什么事情，都

能办得很好，办得很快。这是江门“城市工作小组”紧密地依靠“民主同盟”和“解放大同盟”的成员，在事前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

我们雇请了两辆单车，沿着江佛公路直奔棠下，沿途所见，又是另一种热闹。江门近郊，“坚忍”队伍的驻地，士兵三五成群，谈论着，嘻笑着，各人都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下来，有的把它抛向空中，有的把它丢到水沟里去，有的索性连军帽也抛掉不要，骂了一声，“见鬼去吧！”附近男女老幼围着观看，神情上似乎在替士兵们高兴。李光中同志和我，好像坐着单车沿途在观看街头活报剧。公路两旁都是东倒西歪的汽车，国民党军队南逃时，沿江佛公路丢下了许多军车、运输车、吉普车以及其他小汽车，有的倒在田地边，有的半截倒在河里，有的四轮朝天，有的已被人拆去了零件，有的连发动机也没有了，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令人可笑，可恼，可惜！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没有照相机，未能把这活报剧及舞台装置都记录下来。

我们到了棠下圩，进去一间商店找陆其俭同志，这间商店是陆其俭父亲开的，也是地下交通的联络点。陆其俭不在店内，店员带我们到赤岭去，找到了陆其俭，李光中同志把十万火急的情报，叫他立即送去粤纵司令部，同时想物色一个人带路去鹤山沙坪。当时，就在附近叫了陆仔来，我们只知道是陆仔，不晓得叫什么名字，后来才知道是陆义光。李光中要到鹤山军管会找关立同志，商量关于江门的状况，两地密切联系，必要时互相照应。李光中由陆义光带路去了，我回江门要联系其他的工作。到达江门后，我去三新俱乐部，获悉文植虞、李锦波等同曾国棠同志已经取得了联系，将江门的状况向他汇

报了。他们已于昨天（22日）率领百顷的新生连，进军外海乡，与外海交通站陈沾勤、陈福杰等同志接管了乡公所的武器，把乡政权管起来，外海宣告解放了。并约定在明日（23）黄昏从外海出发挥军渡江，城工小组于江门白庙派船接应。是日夜半，新生连进入江门，驻扎在明善堂医院（即现在南方厂）秩序井然，并未惊动邻近居民，江门群众尚未知道，第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新会独立团第一连，在中共新会区工委书记曾国棠统率下进驻江门，标志了江门正式解放。

会城距离江门约10公里，是新会县国民党的党、政、军头目所在地，虽然他们看到形势不妙，早就逃之夭夭。但是还有残余势力留下来静观待变。当“坚忍”部队宣布起义之后，他们便销声匿迹，会城成了真空地区，社会治安危机四伏。这个时候，会城中共党组织和“解放同盟”骨干分子，便挺身而出，发动群众组织巡逻队，监视坏人活动；宣传人民解放军即将入城，驻在江门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宣布起义。这样做了大量工作，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而城外一些土匪、地霸蠢蠢欲动，扬言国民党可以在城里搜刮，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进城发财？尤其是马泥乡一带匪帮更为猖獗。那里有一个曾经受过国民党县政府封为队长的人，他既是官又是霸，他的手下既是兵又是贼。这个消息在居民中传了开来，使得人心惶惶。黄小英同志（李光中的爱人）即与陈仲衡同志研究，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决定由陈仲衡亲自出马，利用原是天马乡人的乡亲关系，直接深入虎穴，与其头目作开门见山的谈话，说清形势，晓以大义，劝其不可轻举妄动。我们的队伍立即就开进会城，到时候不要怪兄弟

无情。既对他们说理，又对他们警告，这样做起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派人往江门，向城工小组告急，要求把一部份武装进驻会城。于是同“坚忍”的代司令部云议商量，他同意派一个中队到会城去，在入夜之前队伍到达，居民列队欢迎，并燃放鞭炮以助声威。全城人心大定，使城内城外歹徒都不敢蠢动。

江门会城两地的局势稳定下来了，而北街那里力量很薄弱，曾国棠、邓强、汤平等同志有鉴于此，即在24日清晨，又带领新生连（即县独立团第一连）开赴北街。当进驻不久，便发现北街河面一艘机动船只，对着海关的方向驶来。船上插着一面三角红旗，满以为可以鱼目混珠。新生连的战士们非常警惕地注视着这艘可疑的轮船。待离岸不远时，见清楚了旗上写着“广州外围解放人民军第六总队”的字样。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堂，新生连的同志们一看便知道“来者不善”，显然是想混水摸鱼，假冒解放军进行抢劫海关。于是将计就计，向他们打招呼，让他们的头目先上岸来，引进屋里，把这些人都拘押起来。其余的见势不妙，狼狈地开船逃跑了。经过讯问，获悉他们是与外海陈孟鑾勾结一起的，这五个人都是头目，名叫骆凤翔、马青青、陈腾、马逊山、区荣。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想发洋财，而是有计划的政治阴谋，企图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岂料，假解放军遇着真解放军，逃不过金睛火眼的人民子弟兵。新生连自从百顷出发以来，三天内接连建立了新功。

三、迎军支前

南下大军第一支先头部队进入江门，是由江会区军管会委员李光中同鹤山县军管会主任关立带引来的。

李光中同志于23日上午到达鹤山军管会，向关立同志介绍了江会当时的情况。彼此交换了意见，认为急须有我们自己的武装进驻。关同志提出：第二野战军的队伍已抵达沙坪对岸九江，我们可以直接与他们商量。并说有一位师政委王银山，我和他已有联系，他们多次派人来接洽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问题，我们动员群众，积极做好支援前线的工作，双方来往很密切。正在商谈间，大军的一位参谋人员刚巧到来了，关立把情况告诉他，请回去报告师长和政委，可否即派出一个队伍开往江门？师部得到这些情况之后，当即研究决定，派遣一个加强连，由团长刘玉明带领开进江门，并希望关主任亲自和刘团长一起去。关立以鹤山地方工作较忙，难以分身。在师政委王银山极力要求下，关立于是应允同李光中两人一起随大军前进。其时多在九江的大船不，如果有花尾渡直接水运最好，李光中便立即打电话到江门三新俱乐部，找着城工小组的同志，要求设法派一艘有轮船拖带的花尾渡到九江，接运大军进入江门。李锦波接到这个紧急任务之后，考虑在江门的^①花尾渡，为了逃避国民党军队的征用，早就隐蔽到其他河涌去了，要找到船，必须有较密切关系的人，而且是思想开明的人。他想起了江门有个船务行，是鹤山人开办的，经理叫刘富文，他又是江门复兴报社的董事之一。刘富文曾在香港经商，是鹤山旅港同乡会的核心人物，后回乡与人合股在江门经营航运。他很多时间来往于香港、澳门、广州之间，在港以同乡关系，与进步人士熟悉，对共产党表示同情和支持。在香港的同志，曾有信给容辛约定用麦乐的化名去联系刘富文。当时容辛在复兴报编辑部工作，和刘富文是一般交往，经过这一次作为秘密性交谈之后，许多事情都

曾得到他的照应。这一次急须调动花尾渡，李锡波曾在复兴报当主笔，便利日报社一位编辑叫吕锡元，是解放同盟的成员，又是鹤山县人。通过同乡关系，直接告诉他，急须调船去九江接运解放军。刘富文毫不犹疑地积极地把渡船派出去，于24日下午将九江的一连大军送到北街。其时正近黄昏，新生连的哨兵看见一艘满载军队的船，准备驶近码头，立即报告了连队领导人，汤平同志迅速跑上码头来观察，并命令战士们作好迎战准备。关立同志站在船头正和刘团长谈论间，突然看见岸上有许多人在活动，刘团长指着对关立说，这是武装人员。关立定眼留神注视码头上的几个人，看清了其中一个就是汤平，同在新高鹤游击区一起拍挡的战友，前一段时间调来百顷领导武装的。关立大声呼叫：

“汤平，汤平，是我呀，南下大军来了。”汤平一听，就认得是关立的声音，禁不住心情激动，欢呼不已。码头附近的战士们都站立起来，高呼：欢迎大军！向大军学习！解放军纷纷登陆，与岸上的战士们握手，一起欢呼，鼓掌。但时间不许久留，还要赶在黑夜之前进入江门市区。刘团长指挥队伍急行军，由李光中同志带路，直奔江门而去。在行进中刘团长对关立说：幸得你这次同来，否则，可能引起一场误会。大军进至常安路时，我和文植虞等人在那里等候着。关立拉我和文植虞到他身边一起，介绍认识刘团长，并列在前行进。其时街道两旁，站着鼓掌欢迎的人群越来越多了。有几个摄影记者频频咔嚓、咔嚓的抢镜头。群众中有的点燃了炮仗，刘团长示意不要放炮仗，关立叫我们去劝告群众。炮仗声停止了，就来了更高的欢呼声、鼓掌声，这种欢腾热浪，使我们之间难于交谈。刘团长边行边询问有关的情况，我

握要地把“坚忍”起义以及我们的地方武装概况告诉他，他主张把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先收下来，然后考虑安排处理问题，这样做才掌握主动权。他同时说：我可以协助你们，但是时间很紧，我还有更紧急的任务，在这里逗留不能超过两天。我们陪送他们到江门第二中学校驻扎（现在是一中红楼）。关立同志住在“三新俱乐部”，这是江门城工小组的活动地点。这天下午，江会区军管会的副主任兼新会独立团团团长吴枫等一行率领部份武装进入江门，陈植与陈本带着黎明连从荷塘到北街与新生连会师后也开到江门了。吴枫和刘玉明两位团长及李光中、关立等同志，进行通宵研究，布置各项具体工作。决定于明晨（25日）叫“坚忍”部队集中，听候处理。

10月25日拂晓，刘玉明同志带了武装队伍，分布在中山公园北面的广场周围，全部掩蔽起来进行警戒，另一位大军的参谋长即在广场附近的一间房屋里等待着。“坚忍”的全体官兵由云汉带队进入广场，列队集中，吴枫同志站在广场边的高地上，首先招呼云汉来商量了一些意见。云汉命令队伍，在广场就地搭枪架，然后叫中队级以上的带兵官出列，集合在广场外，吴枫指派我带领云汉及其他军官，向广场附近那所房屋去座谈。吴枫同志喊口令，叫广场内的所有队伍，一律向枪架位置退开四步，并命令场外的新会独立团战士步入广场内，把“坚忍”部队的枪枝全部收拾出去。吴团长再命令广场内队伍靠拢整齐，然后开始讲话。我随即带云汉等廿多位军官往那间房屋去，屋外站了一个佩枪的卫兵，大军的参谋长在里面等待着，我先头进去，依然佩着手枪，当云汉想踏进屋门时，卫兵请他把手枪放下，他马上问我是什么一回事？我说：这是解放军的规矩，既是和平的座谈，

就要把武器暂时放下来。云汉也表示尊重解放军的意见，就回头向其他军官示意照办。座谈开始了，云汉首先提问：我们“暂编第二纵队”是起义的队伍，为什么要缴械，这样岂不是变成了投降？参谋长态度很庄重又诚恳地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政策很鲜明，又是很严肃的，对待各种不同的情况，就有各样不同的处理。通常有这样的三种情况，一种是起义，一种是投降，另一种是和平解决。你们不属于第一种，也不属于第二种，而是属于“和平解决”的那一种情况，因此，是须要放下武器的。你们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是坚决按政策办事的。你们肯定不是俘虏，即使对俘虏，我们从来都是优待的。云汉又问：那么，现在对我们全体官兵如何安排？解放军的参谋长答：我们保证安全地把你们送到上级司令部去，一定得到妥善安排的。至此，他们再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了。是日下午，江门城工小组的同志，又找来两艘花尾渡，刘团长派了两位人员，护送他们到九江的司令部去。后来听说，连级以下的干部和战士，听从他们自愿，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队伍去；如果不愿意继续参军的，即发给安置费回家。营级以上军官全部送到广州去，由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司令部分配工作，同样是听从自愿。接收“坚忍”部队的武器，计有机枪32挺，步枪700多枝，全部交给新会独立团负责处理。

顺便讲一些书后的情况：关于“坚忍”部队究竟是“起义”还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据李光中同志说，“坚忍”的领导人，曾向上级反映意见，经由中共华南分局最后确认为“起义”。“坚忍”的代司令云汉安排工作后，曾在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任职。80年代初，有一次在广州文植虞介绍我再次见到云汉时，他精神很饱满，心情还是那么乐

观和爽朗。他告诉我“坚忍”原来的连、营干部，现仍留在解放军任职，很多已是团级，还有好几位是师级的军官了。我说应为他们高兴，向他们祝贺！

江会区军管会成立后不久，南下大军路经新会的越来越多，频繁而又紧急地向三埠、两阳方向挺进，追歼残敌。首先于10月30日在本县梅阁、官冲一带，歼灭保二师两个团，江会两地的支援前线任务更重了。江会区军管会决定于11月7日成立江会区支前司令部，杨德元兼任政委，陈军兼任司令员（后由莫怀兼任司令员），容辛任参谋长（原任江会区军管会社会科副科长），文植虞任物资供应组长，林佛应任交通运输组长，胡连壮任财务组长。各区乡成立支前委员会，会城镇的支前委员会由梁正、梁其苏、梁伯南、陈明等人作为委员。江会区军管会还先后派出各区乡工作队，积极开展支前工作。当时，江门与会城两地的支前任务特别繁重，不分日夜接待大军，安排驻地，供应粮食、副食品、木柴、禾草、船、车、汽油、柴油等物资，其中许多东西是需要现款购买的。而刚刚解放的城镇，真是“一穷如洗”，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除一些残乱的文件档案之外，最多的就是垃圾和蚊蝇了。可是，工农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热情很高，对中国共产党非常信赖，对人民解放军无限敬爱，有了这些优越条件，一切困难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而解决。江门和会城在解放前的统一战线工作，打下了较好基础，争取和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民主人士和开明的工商业者。“江门城市工作小组”和会城的“解放同盟”组织，在支前工作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江会区支前司令部直接处理江门过境的支前任务，又成为后勤供应的中心站。经费来源都是发动群众捐献，粮食供

应由粮管部门紧密配合，从各区乡上送。江会两地的商会掀起一个献租支前活动，在商会通过决议，各商户捐献一个月铺租，支援解放军。这个活动效果很好，许多支前经费都获得了解决。如动力燃料一项，在江门是外商经营的，地方商人代理销售，我们只取得了不限量供应的优待，但不能无偿供应，需要现款支付。因此，支前司令部一有提单通知油库，便能顺利兑现，油库管理方面即按提货单向支前司令部提取货款。这项燃料供应船、车的需要是相当大量的，又如木柴一项，驻军造饭所必需的，数量也相当可观，而本县不是产柴区，所有木柴，几乎全部是从西江上游运来的。除了组织发动经营柴业商人积极贩运外，还要动员船只去配合，供应木柴给驻军，同样是由支前司令部发给提货单的。会城还专门设置一个副食品供应站，在南隅路南端，原是国泰饼铺位置（现在是映相馆），大军进城或过境，都从河边马路上通过，首先就到这个站联系，这个站又成为接待站。在会城驻宿的，全部由站派人安排。当时的祠堂，就是解放军驻扎的临时宿舍，祠堂内的房厅，都用厚厚的禾草铺好地面，解放军驻宿的时间多数是一个晚上，超过两夜的甚少。他们撤走时，把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厅内的禾草等物，原样齐齐整整，下一批队伍来时，一进去就可以住宿，对会城居民毫无干扰，军民的关系非常好，群众很喜爱接近他们。沿着会城河边的马路，由东门口至沙堤桥，搭有几座欢迎大军的彩楼，都是由当地个人出于热情自动出资盖搭的。募前桥这个点有一座牌楼，可能这位置较为中心，许多群众都在这里列队欢迎和唱歌。有的解放军索性在这里休息与群众联欢，跳起秧歌舞来，与学生队伍对唱歌曲，学生唱一支，军队唱一支，你唱我答，好像集体斗山歌一样，往往是战士们斗赢的。解放军战士会唱很多歌，学生们会唱的歌不多，最后共同鼓掌欢呼，有的解放军要继续赶路，有的入城驻宿的，气氛都十分热烈。这种情况，在社会

上令人耳目一新。过去见到国民党的官兵避之则吉，远远看见就迅速避开，而今解放军一来，却成了军民一家，真是充分体现鱼水之情。青年和学生更受到很大的教育。最初听到解放军，就只觉得他们是无敌的英雄军队，当亲自见到和接触了解放军战士，就体察到他们的生活那么艰苦朴素，那么有纪律，又能歌会舞，轻松活泼，平易近人，更觉得解放军的可爱可敬。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人钦佩，使人感动。青年人那时的思想多么羡慕解放军，总希望自己能当上一名解放军就好了。反过来，解放军战士也受到很大的鼓舞，觉得人民群众对他们如此热情和敬重，他们的情绪就更高，要求自己就更严。记得有一次，两位解放军战士接受任务，从湛江返广州，日夜兼程，带病到达江门支前司令部，说希望找个医生看看病，我们见到他俩身体确实欠佳，其中一个精神疲倦得难以支持了，便立即请一位医师来诊治，确认他俩是过度疲劳，吃了药要休息两天，否则会昏晕休克。我们找地方给他们安睡，供给一点较好的饭菜。可是，他俩坚决拒绝了，说不能吃超标准的饭菜，不要舒适的床铺，就用他自己背起来的铺盖，在司令部狭窄的地方，找一点空位置，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匆忙收拾行李要继续赶路，我们极力劝阻，认为医师说过必须休息两天，才能继续行进。他俩认为过两天便耽误了时间，不能依期限到达，误了大事，对不住党和人民。我们说：休息两天后，用汽车送你们去，比步行还要快。他俩却严肃地说：这样干不行，用汽车代步，只有两个人坐一辆汽车，既浪费又违反纪律，千万不能这样做。我们说这是特殊情况，可以灵活的。说尽多少话他俩都不肯接受，临走时表示十分感谢，并立正敬礼。我们无可奈何，只好多给一点准备途中要吃的药，于是挥手告别，我们有的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49年12月18日，毛主席发出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